

www.docsriver.com 定制及广告服务 小飞鱼
更多**广告合作及防失联联系方式**在电脑端打开链接
<http://www.docsriver.com/shop.php?id=3665>



www.docsriver.com 商家 本本书店
内容不排斥 转载、转发、转卖 行为
但请勿去除文件广告宣传页面

若发现去宣传页面转卖行为，后续广告将以上浮于页面形式添加

www.docsriver.com 定制及广告服务 小飞鱼
更多**广告合作及防失联联系方式**在电脑端打开链接
<http://www.docsriver.com/shop.php?id=3665>



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第六十八輯
沈雲龍主編

民國政史拾遺

劉以芬著

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印行

中華民國六十年九月初版

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第六十八輯

精裝：八冊
定價：新臺幣：



版權所有

主編者：沈

雲

龍

發行人：李

振

華

臺北縣永和鎮中興街99巷8號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

郵政劃撥第二七八四號
電話：九二—二六五九號

印刷者：金氏印刷有限公司

臺北市長安東路二段66號

經銷者：全省各大書局

本公司經內政部核准登記證為內版台業字第〇八〇〇號

民國四十三年五月

401
民國政史拾遺

荔翁自署



www.docsriver.com 定制及广告服务 小飞鱼
更多**广告合作及防失联联系方式**在电脑端打开链接
<http://www.docsriver.com/shop.php?id=3665>



www.docsriver.com 商家 本本书店
内容不排斥 转载、转发、转卖 行为
但请勿去除文件宣传广告页面

若发现去宣传页面转卖行为，后续广告将以上浮于页面形式添加

www.docsriver.com 定制及广告服务 小飞鱼
更多**广告合作及防失联联系方式**在电脑端打开链接
<http://www.docsriver.com/shop.php?id=3665>



自序

民國締造之初，事變迭起，民無甯日；歷十餘年而未已。窮源竟委，根事實而為紀載，奮直筆以定功罪，使後之人有所取鑑，誠修史者之所有事；然其中人事浩繁，或隱秘而難鉤其玄，或錯綜而莫提其要，益以世論紛紜，各阿所好，是非真偽，尤易混淆，操觚者輒引為病。余才力淺薄，不敢以馬班自任，惟其時適旅居舊都，又廁議席，秉筆政有年，於政黨之離合鬥爭，國體之存亡關鍵，當局之使私毀法，武人之交關自亡，或曾躬歷其間，或出朋儕告語，或經多方探訪，稍能洞其底蘊，而明其真象。暇輒略按年月，拾其片鱗隻爪，為外間所未深悉者，拉雜而紀存之，並以己見加以剖析論斷，即間涉私人軼事，亦必取其直接間接與政治有關者，自民國

二年訖十七年，得六萬餘言。見者多謬加贊許，謂足供修政治史者之參證，而以成書刊布相勸勉，爰徇其意，將原稿略事修正，彙付剞劂。原名宋荔山房隨筆，以空洞不足以昭內容，乃改用今名，其署爲上册者，以十七年以後所收材料，方在整理，謀續布也。惟自揣聞見有限，墨漏舛誤，恐所難免，尚望世之博雅君子不吝指正，幸甚！

民國四十三年一月於臺灣

民國政史拾遺 (上冊) 目錄

(一) 宋教仁一死所關·····	一
(二) 十六議席取得議長·····	二
(三) 議長元來是閣員長官·····	三
(四) 袁世凱大有造於岑春煊·····	五
(五) 袁世凱之欺人語·····	六
(六) 袁世凱帝制運動之開始·····	八
(七) 袁世凱無如梁任公何·····	九
(八) 湯濟武之駁達語·····	一〇
(九) 反袁派長期計劃·····	一〇
(十) 馬廠起義與梁湯·····	一一
(十一) 徐樹錚排斥進步黨·····	一二
(十二) 進步黨失敗原因·····	一五

(十三)	研究系之來龍去脈	一六
(十四)	新國會選舉醜劇	一八
(十五)	另一曹錕賄選案	二〇
(十六)	鄭孝胥拒入段閣	二三
(十七)	進步黨與段祺瑞之凶終	二四
(十八)	馮國璋失敗原因	二六
(十九)	徐世昌操縱時局	二九
(二十)	皖系何以失敗	三一
(二十一)	湯化龍與劉崇佑	三四
(二十二)	湯濟武先生之被刺	三六
(二十三)	黎元洪與法統問題	三九
(二十四)	雙十節就職之三總統	四三
(二十五)	國會之雙包案	四五
(二十六)	民八國慶日之福州	四八

(二七)	薩鎮冰與張作霖	五
(二八)	林宗孟論自殺	五
(二九)	談聯省自治運動	五
(三十)	賄選與賄不選	六
(三一)	馮玉祥之倒戈	六
(三二)	國會壽終正寢	六
(三三)	段祺瑞晚年詆牾	七
(三四)	林建章殺楊砥中	七
(三五)	又一直皖戰爭	七
(三六)	曾毓雋幸脫虎口	七
(三七)	吳佩孚不與馮玉祥妥協	八
(三八)	奉軍侵略東南之失敗	八
(三九)	林宗孟與郭松齡(上)	八
(四十)	林宗孟與郭松齡(中)	九

(四一) 林宗孟與郭松齡(下)	九三
(四二) 蔣吳再起與法統尾聲	九六
(四三) 林白水死於腎囊	九八
(四四) 罷張宗昌	一〇一
(四五) 吳佩孚汀泗橋之敗	一〇六
(四六) 日人炸死奉張之真因	一〇九
(四七) 孫傳芳自致敗亡	一一三
(四八) 馮玉祥自食其果	一一六
(四九) 張學良誘殺楊宇霆	一二九
(五十) 東北易幟與國民政府統一	一三三

民國政史拾遺 上冊

宋教仁一死所關

宋教仁先生爲近代政治家。辛亥革命成功，先生卽力主將同盟會改組爲正式政黨，與各小黨合而成立國民黨。迨國會選舉，國民黨頗佔優勢，先生遨遊各省，力倡政黨內閣之說。袁世凱聞之大恐，乃購人刺殺先生於京滬車站。先生雖爲國民黨首要，然與其他政黨領袖多相友善，而於湯化龍、林長民兩氏私交尤篤。先生遭變，湯挽以聯云：「倘許我作憤激語，謂神州當與先生毅魄俱沈，號哭范巨卿，白馬素車無地赴；」一便降格就利害觀，何國人忍把萬里長城自壞，從容來君叔，抽刀投筆向誰言。」是聯對先生推崇備至，而於主謀刺殺先生者，詞意之間，尤深致憤懣，一時爭傳誦焉。使先生而在，定能調和各政黨間，消除偏見，共循軌道，以進入憲政之途，不幸慘遭非命，他人既無先生之風度，又乏先生之識見，致使當時國民、進步兩黨相激相盪，演成兩敗俱傷，而政局遂不可復問矣。然則先生之死，實爲國運所關，豈僅一身存亡已哉！

十六議席取得議長

少數黨在議場上，往往以勢單力微，不能起重大作用。然遇兩大黨對立，其彼此人數又相差不遠，少數黨以舉足輕重，竟獲得意外收穫者，亦不乏其例。民二國會選舉結果，衆議院總額爲五百九十六名，國民黨佔二百六十九席，共和黨次之，民主黨則除跨黨不計外，僅得十六席。共和黨知單獨不足與國民黨競爭，乃一面謀與民主黨合併，一面並商及衆院選舉議長問題。蓋共和黨知名之士，與梁啓超多有師友淵源。民主黨則由共和建設討論會與共和統一黨改組而成，以前清各省諮議局正副議長爲骨幹，如湖北議長湯化龍，直隸議長孫洪伊，四川議長蒲殿俊，山西議長梁善濟，江西議長謝遠涵，福建副議長劉崇佑，皆屬其重要分子，而以湯化龍爲之魁。湯與梁（啓超）本有極深關係，當共和建設討論會創立時，梁尙在日本未歸，湯特買舟往訪，傾談竟夕，對於中國一切主張，均相吻合，當時該會所發表之立國方針商榷書，即出自梁之手筆。迨民主黨成立，仍推梁爲名義領袖。兩黨既有此因緣，故合併殆成必然之趨勢。至於議長問題，則當提出時，在共和黨以爲必不難迎刃而解，因該黨允以副議長予民主黨，自謂條件已屬相當，詎意民主黨劉崇佑竟力持非以議長歸該黨不可，否則，寧可各行其是，因之發生

波折。劉之如此主張，不但共和黨深為駭異，即民主黨中人亦頗疑其喊價過高，難成事實，而以防遷就相勸者。劉謂：諸君勿以吾儕係小黨，得一副議長於願斯足，須知愈是小黨，愈宜高瞻遠矚，善用機會，以提高政治地位，勿存小成之見，勿持必成之念，而後乃能大成，試思談判果破裂，在我固並副議長而不可得，彼共和黨亦豈有所獲耶？若大黨果願犧牲，則我小黨更何須顧惜？諸君倘碍情面怕得罪人，即以我獨任之可耳。衆不能屈。往返磋商，幾瀕決裂，最後共和黨不得已讓步。及衆議院選舉議長，經兩次投票，民主黨湯化龍卒當選，共和黨陳國祥繼亦當選副議長，足見當時國民、共和兩黨票數已極接近，而民主黨態度如何？實可左右全局。民主黨既得衆議院議長，勢力大增，其在合併後之進步黨中，亦佔優越地位。以十六議席而能取得議長，雖曰：時勢造成，而劉之堅定不移，其識見亦誠有足多也。

議長元來是閣員長官

民國肇建，百度更新，人民以習專制久，茫然不知共和爲何事？內閣、議會爲何物？豈獨蚩蚩者俱如是，即身居樞要者亦何莫不然。憶民元陸徵祥任國務總理，出席參議院報告施政方針，竟大談請客、做生日、開菜單等等，而無一語涉及政治，致全院譁然，

陸卒不安於位而去，卽一例證。然此猶人人共知之事，其有爲外間所未知，而所貽笑，尤較陸爲甚者，則海軍總長劉冠雄是也。民二正式國會成立，湯化龍嘗選衆議院議長，劉往賀，湯肅之入，延就客坐，劉連稱不敢，湯曰：君爲客，禮應爾，何謙讓爲？劉囁嚅良久，始答謂：總統須由國會選出，議長乃國會領袖，位與總統埒，我係總統僚屬，議長卽我長官，如何敢分庭抗禮？湯再三開解，劉終固辭，湯不得已乃任其反客爲主，略坐而去。閣員而認議長爲長官，真聞所未聞，如此愚闇無常識，乃令其參列政地，國事尙可問乎？不知當時大權操諸袁世凱，惟此輩始適合袁之用人標準，以其能奉命維謹，效順矢忠也。陸徵祥之被任爲國務總理以此；劉冠雄之被任爲海軍總長亦以此。又有一事與劉有關係，可以附述者：當第二次革命發生，袁命劉指揮海軍，攻取寧、贛，密付以一筆巨費，及事定，餘存尙數十萬金，劉繕單謁袁呈閱，袁他顧而擲還之，曰：是區區者，汝任意支配可耳，呈我何爲？劉不知袁意何在？倉皇携歸，商告某幕僚，某曰：總統嘉君忠勤，以是犒獎，公何疑焉？劉聞之大喜過望，由是益效忠於袁，卽此可見袁之用劉，與劉之所以見用，全在其愚闇易受牢籠，而論者乃以無常識譏之，不亦爲袁所竊笑耶？然劉固蠢材，初尙未敢明目舞弊，吞沒公款，而袁以一國元首，竟教孫升木，

無怪人謂鼎革以來，人心日壞，弊端日滋，惡例怪象，層見迭出，皆自袁開之，袁真民國之第一罪人矣。

袁世凱大有造於岑春煊

岑春煊在前清督撫中雖尚慤直肯任事，然思想陳舊，對革命黨尤深惡。自入民國後，一部分政客利用其舊日社會地位，擁爲領袖，岑亦居之不疑，且與革命黨人甚接近，其首組之國民公黨，後即與同盟會合併而爲國民黨者也。蓋岑與袁世凱嫌隙至深，當庚子八國聯軍入京時，岑在西安護駕有功，深得西太后寵任，不一二年間，由布政司、督、撫，而郵傳部尙書，爲袁及慶親王所忌，合擠之，乃出任兩廣總督，袁、慶猶以爲未足，因西太后痛恨康、梁，陰使人取岑及梁啓超形象，合而複映之，以示西太后，自是岑之寵眷乃大衰，岑雖知爲袁、慶所中，卒無如何也。迨袁逼清廷遜位，而自爲大總統，岑極憤懣。然使袁能推誠倚畀，岑亦未必不爲之用。憶民國二年，彭壽松在閩任政務院長（爲閩革命時特設之官制，位等省長。），恃功專橫，聞有蓄議之者，輒遣人刺殺之，雖白晝通衢弗避也。旅京閩人大憤，謁袁請申討，袁問何人可勝此任？衆以岑春煊對。袁任岑而不予兵，蓋欲藉此以難岑。岑既奉命，由滬乘兵艦入閩。閩人高而譏者，

岑之舊幕賓也，與岑甚相得，時在滬，密參此事。岑行之日，同鄉急就高，探消息，見高方拊床歎息！詢其故？高曰：西林太直，又墜項城術中矣！試問無一兵一卒，供其調遣，豈將以赤手驅強暴耶？余竊爲危之，詎彭聞岑將至，日夕惶懼，強向福州商會索十萬金，挾而宵遁，蓋彭本粵中小吏，於岑督粵任內，以犯法幾爲岑所殺，雖倖逃免，而猶聞風膽落，故至今人尙傳「岑春煊三字嚇走彭壽松」之語。閩事既定，袁對岑終未有後命，自是岑與袁乃愈離，而趨入相反路線，觀其所組政黨，及所親人士，皆屬反袁，即可以知其故矣。及洪憲變起，岑調和陸（榮廷）龍（濟光）統率粵、桂健兒與滇、黔各省協力申討，卒使帝制取消，袁氏憂憤而死，岑之氣乃爲吐，而名亦因而愈大，未始非袁之大有造於岑也。然岑雖終袁之世，未與北京政府發生關係，而其後在南方護法政府中，領導政學系，排擠孫中山先生，取得首席總裁，與徐世昌暗通聲氣，足見其仍熱中功名，非真能始終致力於政治奮鬥者矣。

袁世凱之欺人語

袁世凱嗾使軍警組織公民團威脅國會，迫使選已爲總統，此爲舉世共知之事實，毋

庸贅言。所可一述者，則袁當時，對其左右所表示之數語是。聞當公民團包圍國會之際，袁蹀躞室中，咨嗟嘆息，良久，忽自語曰：可惜！可惜！左右莫明其意，均噤不敢聲。袁顧謂之曰：汝等知我此時之心乎？彼公民等對我期望過殷，勸諭既難聽從，解散又拂衆意，萬一今日雙方相持不下，總統當選與否？在我固無關輕重，但恐群情憤激之餘，難保無軌外行動，彼時玉石俱焚，議員中如某某諸人，皆當世奇才，因此株及，未免太覺可惜。我之所以踴躍不安者，爲此故耳。此言於總統選出後，由袁左右傳出，於是一班官僚咸以總統對於某某諸人特加青睞，而群致歆羨，即某某諸人亦以袁雖陰鷲，然尙能愛才，而對之表示相當好感，實則皆墜入袁之術中而不自覺。蓋袁自與國民黨決裂後，尤極力要結進步黨，其所舉之某某諸人，自皆屬進步黨中重要人物。實則袁對進步黨亦非盡滿意，當總統問題發生時，梁啓超曾主張先定憲法後選總統，汪榮寶提議在憲法上加入「總統於辭職後應受刑法上之訴追」一條，皆爲袁所深不喜。故一面雖對進步黨力加敷衍，一面則令其秘書長梁士詒拉攏交通系組織公民黨，以分其勢。即其利用公民團，強迫選舉，表面上雖係對待國民黨，究其於進步黨亦未必十分放心，觀此可知袁並非真有愛於進步黨，更非真有愛於進步黨中之某某諸人。其所以對於左右作如斯表示

者，無非以總統卽已選出，後此尙有種種問題，須借重進步黨，未能卽出藏弓烹狗之舉，故特假之爲傳遞工具，以買取進步黨對己之感情，使仍爲之用，此爲袁一貫欺人之巧妙手段。然虎作人語，不過欲僞飾其非獸類，乃人竟信其真似人，而甘受其愚弄，不亦惑哉？

袁世凱帝制運動之開始

袁世凱帝制運動，表面上雖自籌安會設立始，實則處心積慮，爲時已久。當民國四年一月十八日，日本提出二十一條要求，東京留學界非常憤激，主張對日宣戰，全體卽日東裝回國。時余尙在日，駐日使館某君與余交篤，密告余，國權關係，自宜力爭，然此事政府與日本恐已早有默契，大概除留一二項爲政府掩飾門面外，餘將全部承認，大家但知外交可慮，以我個人推測，恐內政上或難免別有波瀾，云云。果也政府對日所提五項，祇末一項未加承認，而日本并未強迫，袁氏報紙及封疆大吏，反以此歌頌總統外交成功，一切俱不出某君所言。蓋其時駐日公使爲陸宗輿，早已奉袁密命，與日本商妥，以此爲將來承認帝制之交換條件也。至其後日本反首先提出反對，則或出於外交形勢

之變遷，而袁之帝制運動，此時即已開始，殆無疑間。

袁世凱無如梁任公何

梁任公先生於民國三年春間即同熊希齡、汪大燮聯翩辭職，四年初由京移寓天津。時袁之左右尙思藉先生之文字，爲帝制張目，輒刺探其意，終覺格格不入，乃已。迨帝制聲浪愈高，先生由津入京，謁袁婉詢究竟，袁知先生之難爲用也，信誓旦旦，自明決無此意。先生出，語朋輩曰：帝禍其不免乎？項城非儒者，果非其意，寧肯任人播弄，自累盛名，且其口中愈堅決否認，即其心中愈堅決承認，我輩宜速謀自處，不可再爲所欺，此言真如揭袁之肺腑矣。先生返津未久，而美人古德諾「共和與君主」一文，即在亞細亞日報發表，進而楊度等遂據此發起籌安會。先生乃草「異哉所謂國體問題」一文，對於帝制力加駁斥。袁聞之，遣人賚十萬金賄先生，請勿發表，被拒，翌日又增十萬金，復被拒（據先生所著國體戰爭躬歷談只云二十萬元，並未言明兩次，此係據先生對人所談者，極爲可信。）並以全稿示來人，袁卒無如何也。當時曾有滬報某名記者受袁賄，旋悔，又露反對論調，被袁遣人刺殺。語云：惟無瑕者而後可以戮人，信哉。

湯濟武之豁達語

湯濟武先生於國會解散後，曾出長教育，迨帝制議起，卽辭職，移居津門。袁忌之，陰派人監其行動。湯曾僱一僮，年約十七八，司應門候客之職，每逢客至，彼必多方探究其來歷及與主人關係，主客攀談，又輒在旁竊聽，斥去復來，先生疑之，遂解僱，後乃知是僮卽袁所買以訶先生者也。先生旋離津赴滬，時各黨要人多在滬，素嫌修好，合謀對袁，故先生滬寓客常滿，所談多關大計，爲袁派所注視。先生性坦率，疏戒備，常隻身徒步街衢，有誠之者，則曰：吾武昌革命時，所歷危險，較此不啻十倍，然卒無恙，且我一身若無足重輕，則袁必不殺我，果所關大，袁殺我，將愈激國人之怒，以自促其滅亡，我死亦殊值得，祇此數語，亦足見先生之胸襟矣。然其後先生遊美歸途中，卽以坦率無戒備，遇刺身死，語云千金之子，坐不垂堂，不其然歟？

反袁派長期計劃

袁世凱挾雷霆萬鈞之力，帝制自爲，其心目中何嘗有反對派，卽當時申罪致討者，

亦自知勢力懸殊，第行其心之所安，絕不計及成敗，乃僅百日而帝制取消，又不兩月而袁氏憤死，此實始事時所萬不及料。吾嘗謂民國以來，舉國最一致，最團結，最堅決，無過於護國討袁之役，其時各黨各派畢集於一大旗幟之下，分工合作。猶憶當蔡謬等與袁軍苦戰於叙、瀘間，國中有一部分人認爲此舉必非短時期所能結束，宜一面部署軍事，一面吸收純潔優秀青年，作長期革命之準備，尤以日本留學生多具愛國思想，亟宜派員前往聯繫，因舉張耀曾先生赴日主持其事，余亦受團體之命，前往襄助，一時留學界，聞風奮起，每日多在張寓集會，討論進行方法，惜未幾討袁功成，國中黨爭又起，此種結合，亦隨而風流雲散矣。然即此足見當時各派確無分畛域，而且能痛下決心，爲永遠根本之圖，即令叛國者一時未即瓦解，亦必終遭殄滅，無可倖免，殆無疑也。

馬廠起義與梁鴻

洪憲之役，首義者爲蔡謬，而暗中推動策劃者，則梁任公先生也。復辟之役，首義者爲段祺瑞，而暗中推動策劃者，亦任公及湯濟武先生也。自民國六年六月十四日張勳以調停黎，段入京，外間即有陰謀復辟之傳言，時余在津住友人劉崧生（崇佑）寓中，七

月一日侵晨，衆方酣睡，藍君公武忽推門入，大呼曰：帝制又復活矣！諸公尙高臥耶？衆聞聲驚起，見藍手持黃紙一方，則復辟上諭也。俄而湯濟武至，俄而梁任公亦至，因集議應付方針，經商決卽由梁、湯聯袂謁段。段正因此事焦急，見梁、湯大喜，以事貴迅速，遲恐變多，遂同乘汽車赴馬廠。段甫離寓，而緹騎卽至，蓋張勳知此舉必爲段所反對，爲先發制人計，急電津警察廳派警監視之也。段既至馬廠，卽通電討逆，重要文稿悉出任公手筆。時各省督軍多取觀望態度，有衷心確表贊同者，見段電遂翻然一變。聞曹錕事前與張勳本有默契，至是乃對段電首先響應，並卽日出師討逆。最可笑者，閩督李厚基於一日早晨卽飭各機關改懸龍旗，並將復辟上諭懸黃張貼通衢，及接到段電，乃急行撤卸，通電反對，一日之間，忽而稱臣，忽而討逆，可謂極人間之無恥矣。使當時，梁、湯不往謁段，段卽志決討逆，或未必卽赴馬廠，段不卽赴馬廠，必爲張勳所拘禁，而首倡無人，各省督軍之觀望者，或進而擁護，贊同者或出於積極行動，則時局將愈形糾紛，雖叛逆之舉，終難成功，恐亦非短時間所能解決。然則雖曰人事，豈非天意耶。論者或疑張之敢於悍然復辟，實已陰徵段之同意。因張曾發徵（五日）電，中有：芝老雖並未表示，亦未拒絕，勳到京後，復派代表來商，芝老仍謂解散國會推倒總統後，

復辟一事，自亦可商量等語，故有是推測。然使段對張事前果有如是表示，則段、張間表面上尙未露互異痕迹，何至爵賞獨不及段，更何至遽電津警察廳加以監視，即此便可知段於此舉，確未與聞，而微電實故加誣，以淆國人視聽也。

徐樹錚排斥進步黨

進步黨與段祺瑞本有相當因緣，段與黎元洪之決裂，主因為參戰問題，而參戰即進步黨領袖梁任公先生所極力主張者也。迨討伐復辟成功，雙方關係益大增進。段在馬廠即已奉到黎令，復任國務總理，因就天津爲組閣之準備、擬邀梁（啓超）長財政，湯（化龍）長內務，林（長民）長司法。其中梁、湯全出段意，林則由南方督軍推薦，而得段認可者，是即世所傳進步黨三總長者也。詎段之親信徐樹錚聞之大不謂然，謂段力爭，謂我輩衝鋒陷陣，始奏膚功，結果乃爲幾個文人造機會，恐必有憤慨不平者，乞稍加重，勿爲他人利用。段不爲動，且力諫其勿得多事。徐因往見梁，謂先生文章道德，海內所欽，若肯長內務，我輩極表贊成，至濟武則遠非公比，只可主持教育，藉資熟手，（湯在袁世凱時代曾任教長）內務任重，恐非所宜。梁笑答：我輩翊贊 匪，削平叛逆

，本意祇在保全國體，豈敢絲毫有所希冀，雖承合肥盛意相邀，仍決辭謝，況組閣權在合肥，君既非御命而來，更何得私相擬定？徐乃爽然而去。徐去後，梁、湯聯袂謁段（時林長民尙在南方未來），堅辭入閣。段曰：此必是又鐸（樹鐸號）從中作祟，因就電話呼徐駁斥之，且曰：如任公、濟武不肯入閣，汝此後不必來見我。梁、湯見段意如此，不便再言，只得允加考慮。然段、徐關係，人所共知，徐性尤倔強，凡有主張，不達不止，雖一時段意甚決，無可如何，而事後必多方離間，使雙方情感，漸趨扞格，梁、湯亦知其然，故仍主却就，惟以茲事非僅個人進退問題，不能不徵求京、津黨員意見，詎大多數黨員均力持反對，意謂政黨目的，本在取得政權，以推行其政策，今段閣雖非政黨內閣，然重要之部，多屬請我，是明係以本黨為主幹，若猶不肯參加，則後此更安有參加之機會，況本黨向主誘導現勢力，使進循憲政軌道，藉以確立政治中心，維持社會秩序，今若輩既推誠相與，而我乃拒之於千里之外，豈不違反向來主張？所言亦不無理由，商議結果，乃決定加入。七月十五日，梁、湯隨段入京，十七日段閣全體閣員遂發表。平心而論，梁、湯確均非熱中者流，祇因迫於事勢，爲維持團體計，明知其難於有成，而不得不忍痛犧牲，足見爲領袖者，有時實有不可告人之隱，而政黨缺乏穩固基礎，

與堅強力量，徒欲依人成事，其效果如何？尤不難窺見矣。

進步黨失敗原因

梁、湯、林入閣，爲進步黨最盛時期，同時亦即其失敗開始時期。蓋前此因有國民黨對峙，不但以對外苦鬥，促成內部團結，即與相接近之現勢力，亦以有正面敵人存在，雖對之未必完全信任，終不能不相當敷衍，恐操之過切，難保不激而與敵人携手，但觀袁世凱在正式總統選舉前，固曾使其秘書長梁士詒出而組織公民黨，然終不敢對於進步黨議員公然加以離間或誘惑，即可以知其故矣。自段祺瑞討逆成功，再出組閣，認爲中華民國法統，已因張勳復辟而中斷，遂不恢復舊國會，主張照第一次革命先例，召集臨時參議院，重定國會組織法及選舉法後，再行召集新國會，於是國民黨在議會中之勢力，爲之一掃無遺，而實力派所患乃不在正面敵人，轉在於向之與相接近者。蓋徐樹錚對梁、湯脚恨甚深，日思乘隙而動，段於梁、湯始固倚畀甚殷，然彼兩人亦自有其懷抱，非能如一般官僚，惟命是聽，因之彼此關係，亦漸與從前不同。聞當召集臨時參議院時，本由進步黨開列名單，以內務部名義密電各省照辦，乃段派聞之，大不謂然，認爲

如此則所選出者，將盡爲進步黨員，後此政府一舉一動，難免悉受其控制，是去一國民黨，不啻又來一國民黨，因由徐（樹錚）將此意向段陳述，段無明確表示，徐窺知段意已動，乃另行列單，或用己名，或假用段名，分電各省將內務部前電推翻，然此輩平日既無組織，一時殊難得許多人選，故單中所列仍以進步黨員居大多數，不過所謂進步黨員，均已由段派許以相當條件，令其脫離本黨，而加入新黨，即所謂安福系是也。在梁、湯當時入閣，本係徇黨員多數之意，冒險一試，豈知一行登臺，轉使內部發生缺望，予徐等以可乘之機，事前方以臨時參議院可以全權在握，某也議長，某也秘書長，均已內定有人，結果乃大出意外，經此一番變動，而黨勢遂大受影響矣。語曰：無敵國外患者國恒亡，又曰：然後知生於憂患，而死於安樂也。向使國民黨尙在議會，梁、湯等不加入段閣，則進步黨或尙不至失敗至是，此亦足見兩黨相反相成之道，而主黨者有時固不必急急於取得政權也。

研究系之來龍去脈

研究系一詞，係由憲法研究會而來，而憲法研究會，則爲進步黨人所組織，所以所

謂研究系其實卽是進步黨。然何以不曰進步黨，而又曰研究系耶？蓋自袁死黎繼，國會恢復，憲法會議，繼續重開，進步黨人鑒於數年來形勢之變遷，對於憲法主張，與前此微有出入，如從前本主張兩院制，此時則力持修改憲草而採用一院制，卽其一證。外此尚有若干問題，亦認爲有須共同研討者，此猶係對內而言，至對外亦欲避免黨爭之名，而表示其專致力於制憲工作，於是有憲法研究會之設，會既以研憲爲名，則其組織自以黨中領袖及有制憲權之國會議員爲主體，同時在議場上與其他黨派辯論爭持，皆屬該會中人，世因錫其名曰研究系。自有此一名詞出，習用既久，外間遂但知有研究系，而不復知有進步黨。且用此名詞時，語意間往往不僅指派系而言，而若別涵有一種意義，因進步黨本以穩健見稱，其言動較之其他黨派自較和緩沈着，不易揣測，益以其所取政路，每與現勢力相結託，於是政治上凡有一次波動，反對黨必坐以暗中策動，用爲宣傳。平心而論，事實上並不盡如此，甚至該黨自命爲光明磊落之舉，而人亦疑其別有作用。當民國二年十月間，袁世凱漸露不利國會之企圖，該黨劉崇佑、李國珍、藍公武等出而聯合國民黨一部分議員組織一民憲黨，其意無非欲結合國會中優秀份子，與惡勢力相奮鬥，其後袁死、舊國會復活，該黨倡不黨主義，則又因政黨久已爲人詬病，欲以此促各方

覺悟，使各以國事爲重，勿復過持黨見，引起無謂糾紛，其用心均不無可取，而反對者仍不免以惡意相猜。總之，進步黨既被目爲長於陰謀，其所組織之憲法研究會，則更視爲合陰謀之尤者，而結爲一體，於是研究系一詞，遂又隱含有陰謀集團之意味矣。該系不但在國會存在期間，甚爲世人所注目，卽至國會消滅，各派系多已瓦解，而言政治者，仍以當日進步黨之一二重要人物，視爲研究系中心，以其個人之交際，目爲研究系之活動，個人往來之朋輩，目爲研究系新吸收之份子，羅文幹因奧款事件，被誣入獄，劉崇佑爲之辯護獲雪，遂謂羅爲研究系。胡適因羅關係，常借訪劉，一時並有胡亦加入研究系之傳說。其他類此者甚多。尤可笑者，北京晨報原爲進步黨人所辦，其副刊多收名流文稿，於是凡常爲該刊撰文者，其人亦皆研究系矣，實則此時該系業經風流雲散，毫無作用，執此一端，足見我國人遇事多缺認識，而捕風捉影之談中人甚深也。

新國會選舉醜劇

安福系既利用其所包辦之臨時參議院，制定國會組織法暨選舉法而公布之，於是遂進一步，而包辦新國會之選舉。其辦法計分兩種：其一，由徐樹錚假段（祺瑞）權威，

分電各省區長官，令照所開議員候選人名單，設法選出，同時並囑中央要人之隸各省籍者，令電各該省有力人士，從旁協助。其二，對於研究系之忠實分子而曾任舊國會議員者，則另開一單，密令各省區特別注意，不許選出。元來在臨時參議院議定國會議員選舉法時，研究系與安福系最大之岐見，即在研究系主張參議員應照舊選舉法規定由省議會選出，而安福系則主張須改由地方各團體選出，蓋研究系於各省省議會尚有相當基礎，且議會究與其他團體不同，不易為政府所操縱，認為必如此始於己有利，而安福系則反是也。惟研究系在臨時參議院中，席數極為微少，此種主張，自無通過希望，因此該系變更計劃，不以之作爲提案，僅由該系一二議員發表一意見書，以喚起各方之注意而已。安福系對於研究系議員素持一種策略，能買收則買收之，認爲萬不可能，則極力排斥之，於發表意見書者，經視爲敵黨不可動搖之分子，於是其人之姓名，遂首列在「不許選出」之名單上矣。惟研究系究視安福系爲較有組織，在地方上亦自有其選舉地盤，論勢非安福系所能敵，各省區長官雖奉命干涉選舉，其事尙係初試，難免於略含羞怯，且爲自身立場計，亦不欲過事壓迫，致惹起輿論攻擊，研究系窺破此點，遂宣稱此次本無意競選，惟因安福系公然擠斥，迫使其不得不起而對抗，主持選政者，果恃權勢在手

，倒行逆施，惟有訴諸法律，即不勝，尙可將其違法證據，明白公布，以待世人之判斷。此本不過一種虛聲恫喝，而各省區長官中有竟引爲顧慮，一變態度，而與該系謀妥協者，其辦法則某選舉區初選人果多數堅決擁護研究系，仍聽其自由選舉，惟若一選舉區中研究系票數，可以選出二人以上之議員時，該系亦祇能選得一人，而應以其所餘之票數，讓歸安福系，此外尙有一主要條件，即研究系選出之議員，於國會選舉總統時，應投徐世昌票。因此之故，選舉結果，研究系在新國會中，尙勉強佔得二十餘席。此固屬一幕醜劇，然亦足見當時似虎如狼之軍閥，（當時各省省長多由督軍兼任）對於選舉舞弊之玄妙，尙未窺見堂奧，故終不敢罔顧一切，爲所欲爲也。

另一曹錕賄選案

世但知民國十二年之曹錕賄選案，而不知民國七年，尙有一曹錕賄選案，但知曹錕之大總統賄選案，而不知曹錕尙有一副總統賄選案。蓋當新國會召集時，馮國璋繼任總統之任期適已屆滿（袁世凱於民國二年就任正式總統，法定期限五年，袁死黎繼，黎去馮繼，至七年十月適滿期）自應改選，安福系本擬舉段，因係繼馮之後，恐引起直系不

決，且段本人亦不願捨去實權，而取得徒擁虛名之總統，故幾經研討之後，乃以昇諸徐世昌，以徐與北洋派關係甚深，平日於直、皖之間，尙無所偏倚，又係文人，舉任總統，既可平直系之心，而於己系亦無力能加牽掣也。至副總統一席，更屬虛位，決以與直系第二位之曹錕，以表示己之寬洪大量，並藉以離間馮、曹，使不至聯爲一氣，多生阻力，此固屬該案之如意算盤。詎選會開後，徐之總統，以各系均表贊同，果獲順利選出，而曹之副總統，則波折橫生，蓋當時新國會中，安福系雖佔絕對多數，然以選副總統，則仍非獨力所能成。研究系自不肯與之合作，此外交通系亦佔百數十席，果肯全部參加，固可湊足人數，無如該系分爲新舊兩派，新交通系以曹汝霖爲領袖，自唯安福系之馬首是瞻；舊交通系以梁士貽爲領袖，梁與徐樹錚惡感極深，又忌曹（汝霖）之後來居上，因而對安福系力持反對態度，其實研究系與舊交通系，均非有其不滿於曹錕，祇以不甘令安福系如願相償，故必加以破壞。其表面理由，則以南北雖暫時分立，然閱牆之爭，終宜言歸於好，今總統既屬北人，自應以副總統留昇南方，庶於將來議和時，較有迴旋餘地，若一併舉出，不啻閉和平之門，使南北長此相持，殊非國家之福，其言頗爲正大，安福系苦無以難之。而舊交通、研究兩系，又要約甚堅，連日多在梁寓集議。安福系

迫不獲已，乃遣該系中人之與兩系議員相稔者，向之極力疏通，並允每、賄送五百元，但求出席選會，至於票選何人，悉聽自便。但區區之數，究不足以款動兩系議員之心，於是而曹錕之副總統，遂終告難產矣。當時以行賄範圍甚狹（僅與舊交通、研究兩系議員接洽）數額又不大，且悉被拒絕，有行方而無受方，故外間知者甚渺，而其事則鑿鑿有據。兩次賄選，後先相映，咸集於曹錕一身，亦近代政治史上之一極饒趣味資料也。

鄭孝胥拒入段閣

鄭孝胥自鼎革後，匿迹滬上，以文字自娛，一若與政治絕緣者，實則別有懷抱，故作此態以欺人耳。聞段祺瑞曾一度電招其入閣長交通，蓋段派志在借用日債，以私擴兵力，而鄭亦夙主利用外資者，前清末葉之川粵漢鐵道借款，雖出自盛宣懷，鄭實暗中策動之也。外傳有人問鄭中國將何以強？鄭曰：只兩字便足。問是何兩字？曰借款。問借款何以能強？曰外國以款借我，則彼窮而我富、人窮我富，安得不強？此雖傳者過甚其詞，然鄭素持借款救國論，則確為事實。段、鄭主張根本上既相吻合，而其時為段執行此項政策之曹汝霖、陸宗輿輩，又為國人所極力抨擊，故欲利用鄭之名士頭銜，繼承此任，